

# 1842:林则徐的陇上行吟

□ 本报特约撰稿人 周奉真



林则徐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民族英雄。1840年林则徐因广州禁烟事件遭构陷入狱,次年被迫道光帝敕令“从重发往伊犁,效力赎罪”。1842年7月,这位戴罪谪臣在儿子林聪彝、林拱枢的护持下,自西安启程,踏上了横跨陇右的谪戍之路。林则徐从泾川入境甘肃,经平凉、定西、兰州,穿越河西走廊,最终于9月望日抵达星星峡,入新疆,全程逾两千余里,耗时两月有余。

陇右大地的苍茫山水,似乎为林则徐这段旅程提供了沉淀心绪的绝佳场域。据文献记载,林则徐在此期间共写诗16首,从其在陇上行吟的诗歌中,我们可管窥到这位被称为“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在谪戍途中的精神世界。

## 初入甘境

当林则徐到达雄伟俊秀的崆峒山下白水驿时,接到家书,得知儿子林聪彝喜得长子,他写下了《次白水驿得家书,彝儿举一男,余初得孙,诗以志喜》:

他离家室寄长安,闻茁孙枝稍自宽。  
撰杖子能供喂菽,持门妇恰报征兰。  
见儿作父吾知老,待汝成人古已难。  
正向崆峒倚长剑,咳名频展贺书看。

一封家书穿越千里烟尘,轻轻落在谪臣的手中。林则徐谪途得孙的狂喜,在“闻茁孙枝”四字间蓬勃舒展。这株新苗生长在贬谪的苦土上,却用啼哭驱散了边塞的孤寒,让“稍自宽”的喟叹里渗出生命的甘甜。当“见儿作父”的惊觉叩击心扉,老年灯火下浮现的不仅是祖孙三代的更迭图卷,更是千年儒生永恒的生命焦虑。但戍边者的佩剑始终悬在诗行之外,他将眼神投向崆峒山脉的苍茫,为小孙子起名“贺崆”。报国长剑与绕膝温情在纸笔间反复拉锯,最终化作“频展贺书”这个无限温柔的动作。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未言明的牵挂,每一处墨痕中皆凝着放不下的山河。谪臣的眼泪与祖父的微笑,在西北的风沙里酿成琥珀,封存着儒家士大夫最动人的精神图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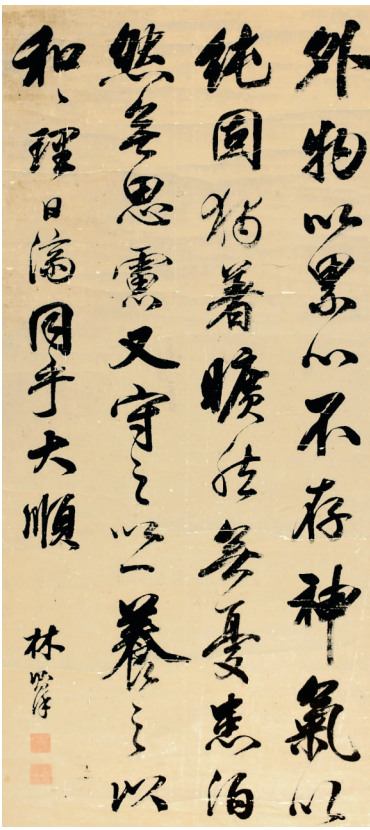
也是在平凉,林则徐收到来自家乡福建侯官知县王益谦(字仲山)的赠诗,这成为他谪戍途中一抹温暖的亮色,也催生了《和王仲山

马见赠原韵》两首饱含深情的诗作:

其一  
昔时蛮黠僭神谟,收取徐皇不待呼。  
旋拟阶前舞千羽,翻闻海上失蓬壶。  
诸天孰使狂魔伏,历劫滋惭老衲枯。  
西去逢君美归计,循陵正写树萱图。

其二  
紫维曾与永今朝,高论空嗟望古遥。  
目断天南新露布,心悲岭表旧云貂。  
才微早与官俱退,愁重翻教酒易消。  
别后诗篇烦却寄,便如老杜赠韦迢。

在平凉驿道的黄沙里,五十六岁的林则徐在颠簸中接过了福建侯官知县王益谦的赠诗。当信箋在膝头展开的刹那,东南沿海的硝烟与西北荒原的朔风,在诗行间完成了一次宿命般的对话。两首和诗构成了完整的心理图式:第一首是精神困境的呈现,第二首则是突围路径的探寻。林则徐在诗学传统中找到了超越现实困境的支点,当他将王益谦比作韦迢时,实质上是在重新确认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认同。在平凉古道的漫天风沙里,两封诗箋的往返完成了一场隐秘的精神仪式。林则徐用七律的平仄对抗着命运的颠簸,将政治失意转化为诗性的永恒。这让我们想起苏东坡在黄州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想起韩愈在潮州的《祭鳄鱼文》——中国贬谪文学的精神谱系中,永远回荡着这种将现实苦难淬炼为艺术永恒的铿锵之声。



林则徐墨宝 武威市博物馆藏

## 高吟雄关

八月二十二日,林则徐继续西行,陪同他走了近一月的故人陈德培,送至四十里铺东返,双方依依告别。九月八日,林则徐到嘉峪关,写下了著名的《出嘉峪关感赋》四首:

其一  
严关百尺界天西,万里征人驻马蹄。  
飞阁遥连秦树直,缭垣斜压陇云低。  
天山巉削摩肩立,瀚海苍茫入望迷。  
谁道崤函千古险,回看只见一丸泥。

其二  
东西尉候往来通,博望星槎笑凿空。  
塞下传笳歌敕勒,楼头倚剑接崆峒。  
长城饮马寒宵月,古戍盘雕大漠风。  
除是卢龙山海险,东南谁比此关雄!

其三  
敦煌旧塞委荒烟,今日阳关古酒泉。  
不比鸿沟分汉地,全收雁碛入遥天。  
威宣贰负陈尸后,疆拓匈奴断臂前。  
西域若非神武定,何时此地罢防边?

其四  
一骑才过即闭关,中原回首泪痕潸。  
弃繯人谁能识,投笔功成老亦还。  
夺得胭脂颜色淡,唱残杨柳鬓毛斑。  
我来别有征途感,不为衰龄盼赐环。

四首《出嘉峪关感赋》,恰似四枚嵌入边关青砖的铜钉,在历史的风沙中折射出别样的幽光。诗歌以“严关百尺”的雄浑意象开篇,却暗藏多重时空的折叠。张骞凿空的驼队、霍去病盘马的弯弓、班超投笔的霜鬓,这些历史剪影在“长城饮马寒宵月”的冷寂中渐次浮现。诗人将个人的谪戍之痛置于千年边塞史的坐标系中,使得“万里征人”的驻马回望,既是地理空间的丈量,也是文化血脉的寻根。“崤函千古险”化作“一丸泥”的视觉错位,折射的正是传统天下观在近代冲击下的微妙震颤。诗中“中原回首泪痕潸”的苍凉与“不为衰龄盼赐环”的决绝形成张力结构,恰似关城砖缝间倔强生长的芨芨草。在“夺得胭脂颜色淡”的隐喻里,我们既能看到左宗棠西征大军的先声,也能触摸到诗人对“和戎”政策的隐忧。这种复杂心绪在“塞下传笳歌敕勒”的胡风与“楼头倚剑接崆峒”的汉月之间反复激荡,最终凝结成“疆拓匈奴断臂前”的冷峻识识。

林则徐对西域地理的独特感知,构成了诗歌的深层肌理。“天山巉削摩肩立”的压迫感与“瀚海苍茫入望迷”的虚无感,共同编织出近代士大夫认知转型期的精神图景。当嘉峪关不再是“鸿沟分汉地”的界限,而是“全收雁碛入遥天”的枢纽,这种空间意识的嬗变,已然预告着左宗棠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”的近代地缘政治思维。诗歌结尾“我来别有征途感”的自陈,恰似关城谯楼上的刁斗,在苍茫暮色中叩击着社会转型的晨钟。

在“博望星槎笑凿空”的解构性书写中,在“古戍盘雕大漠风”的生态凝视里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边塞诗的余响,更是一个先知先觉者站在文明断裂带上的沉思。这种沉思,如同祁连雪水渗入戈壁,在看似干涸的沙砾下滋养着新的文化根系。当二十世纪西域的考察家们踏着林则徐的足迹

西行时,历史已为这组诗写下了最厚重的注脚。

到达玉门时,林则徐收到了已先到伊犁效力的抗英英雄邓廷桢的来信,林则徐阅读后赋《将出玉关得嶠崎前辈自伊犁来书,赋此却寄》诗二首:

其一  
与公踪迹新从骖,绝塞仍期促膝谈。  
他日韩非渐共传,即今弥勒笑同龢。  
扬沙瀚海行犹滞,啖雪穹庐味早谙。  
知是旷怀能作达,只愁烽火照江南。

其二  
公比皁生长十年,鬓须犹喜未皤然。  
细书想见眸双炯,故纸难抛手一编。  
俄屋先教烦次道,携儿也许学斜川。  
中原果得销金革,两叟何妨老戍边。

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的深秋展读邓廷桢自伊犁寄来的信箋时,两位谪戍大员的命运轨迹在戈壁深处交汇。这两首酬答之作,恰似西行路上迸射的星火,将中国士大夫精神中最璀璨的光谱投射在苍茫的塞外。

诗行中流淌着传统文人的生命美学。“与公踪迹新从骖”的并轡意象,是谪戍者的身份转换,这非但没有消解诗人的精神气度,反而在“绝塞仍期促膝谈”的期许中,完成了从庙堂重臣到江湖知己的身份重构。他们以韩非入秦的典故自况,用弥勒同龢的佛家隐喻,在荒寒绝域构建起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道场。家国忧思始终是贯穿诗脉的潜流,在“扬沙瀚海”的困顿与“啖雪穹庐”的苦寒于诗行中次第展开时,诗人笔锋陡转,直指江南烽火。更具现代性启示的是“两叟何妨老戍边”的宣言——将个体命运主动嵌入国家安全的宏大叙事,展现出近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责任自觉。当林则徐在红柳河畔的星光下西行,诗歌早已成为承载士人精神的诺亚方舟。两封穿越流沙的诗简,丈量着从玉门到伊犁的精神海拔。在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变局的前夜,两位清廷曾经的重臣,诗歌酬唱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互文,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鲜活标本。他们用诗歌浇筑的精神界碑,至今仍在戈壁的风沙中昭示着士人的责任与担当。

林则徐1842年秋在陇上的行吟,是其人生别样的篇章。9月11日,他自玉门启程,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行,穿越红柳河、星星峡,踏入新疆地界。在这段戈壁孤旅中,林则徐以诗笔记录了“沙砾当途太平”的艰险,更在《赴成登程口占示家人》中写下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千古绝唱。行经凉州、肃州时,他仍不忘考察屯田水利,绘制《西域屯田水利略》,将流放之途化作经世治疆的考察之旅。其诗作交织着“关山万里残宵梦”的苍凉与“但持冰心谢羌胡”的孤贞,在“大漠孤烟直”的雄浑图景里,投射出传统士大夫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精神品格。

这段万里风尘不仅锤炼出“西域遍行三万里”的壮游奇迹,更让林则徐完成了从封疆大吏到民族精神象征的涅槃,其陇右诗篇遂成晚清边塞诗的绝唱。

## 盘桓兰州

林则徐一路载书赋诗,于七月二十九日行至兰州,当时驻守兰州的陕甘总督为满人富呢扬阿(字海帆),与林则徐为旧交,其亲率在兰文武官员迎接林则徐于城外兰山书院。富呢扬阿虽是满人,但也是风雅之士,故林则徐在兰州为富呢扬阿写下了《题富海帆督部〈韬光蜡展图〉》《题海帆〈松阴补读图〉》。在林则徐与富呢扬阿惜别之际,写下了《留别海帆》诗二首:

其一  
宦踪离合廿年间,秦陇重逢鬓渐斑。  
前路欲凭询瀚海,新轮先喜过潼关。  
金天筦钥兼双节,玉塞烽烟靖百蛮。  
犹有松阴读书处,先将书舍晚时还。

其二  
节府高楼跨夹城,五泉山色大河声。  
开筵东阁图书满,剪烛西堂鼓角清。  
慷慨论兵忠愤气,殷勤赠别解推情。  
近闻江海销金革,休养资公翊太平。

两首留别诗,不仅是兰山书院里的文酒酬唱,更是林则徐的心史。赠别诗特有的温厚语脉下,奔涌着惊心动魄的时代潜流。一百多年后再读这些诗句,依然能触摸到文字深处灼热的温度。林则徐在黄河岸边的这次文化停驻,无意间完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的最后造像——既有岳武穆“收拾旧山河”的壮怀,又带着东坡“一蓑烟雨”的旷达。当近代化的惊涛拍碎传统士人的精神触板,这些诗稿便成了飘摇时代最动人的心灵锚地,见证着最后一代儒臣在历史夹缝中的璀璨燃烧。

道光二十二年孟秋八月初四,林则徐又应甘肃布政使程德润(字玉樵,号问轩)之邀,于藩署后园“若已有园”雅集盛会。程德润即席赋诗相赠,林公感其盛情,依原韵酬和《程玉樵方伯(德润)饯予于兰州藩藩之若已有园,次韵奉谢》七律二章。此唱见证了封疆大吏间的君子之交和文人唱和的情趣:

其二  
送我西凉浹日程,自驱薄笨短辕轻。  
高谈痛饮同西笑,切愤沉吟似《北征》。  
小丑跳梁谁殄灭,中原揽辔望澄清。  
关山万里残宵梦,犹听江东战鼓声。

其三  
银汉冰轮挂碧虚,清光共把广寒居。  
玉门杨柳听羌笛,金碗葡萄漾曲车。  
临贺杨休凭累客,惠州县秀许传书。  
羁怀却比秋云淡,天外无心任卷舒。

其四  
也觉霜华鬓影侵,知君关陇历艰辛。  
纵然鸡肋空余味,莫使龙泉减壮心。  
晚嫁不悲闻国老,卑栖聊当入山深。

仇香岂是鸢鷁性,奋翼天衢有赏音。

这位因虎门销烟而名震寰宇的钦差大臣,此刻以戴罪之身跋涉河西;而安定县主簿陈德培七载沉浮的仕途,恰似陇右山峦般崎岖难行。四章和诗在霜天晓月中诞生,既非寻常的应酬唱和,亦非简单的身世之叹,而是在历史褶皱处展开的士人精神图卷。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共鸣,构成了诗章的情感底色。

当林则徐在西行路上回望中原时,那些洒落在陇右的诗行,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。这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心灵温度与精神高度,恰似祁连雪峰上的明月,永远照耀着后来者的精神求索之路。

## 赏月凉州

在兰州,林则徐遇到了七年前已踏入陇右的陈德培(字子茂),他们是朋友,他乡遇故人,分外亲切。早在林则徐到达安定(今定西)称驹驿时,时任甘肃安定县主簿的陈德培就曾前往迎接,陪同林则徐到达兰州,现又从兰州一路护送至武威,恰逢中秋佳节,二人赏月叙旧,互相唱和。林则徐有和诗《子茂薄君自兰泉送余至凉州,且赋七律四章赠行,次韵奉答》:

其一  
弃璞何须惜下和,门庭特喜雀堪罗。  
频搔白发惭衰病,犹剩丹心耐折磨。  
忆昔逢君怜宦薄,而今依旧患才多。  
鸾凰枳棘无栖处,七载蹉跎奈尔何。